

學術研究會叢書之四

近代文學十講
卷下

學術研究會總會發行

近代文學十講

廚川白村 著

羅迪先 譯

第七講 自然派作物的特色

單說作家的思想，即人生觀或社會觀，那麼，不依據什麼文藝，即以議論或哲學就行了。又僅以做作品題材的事件，那麼，新聞的三面記事之類，或我們日常眼前所見的平凡的事件，便不看什麼戲曲和小說也可明白了。即就一個作品，在其背後의 思想和描寫出來的人物事件，把兩方全然離開來看，無論怎樣佳作，沒有藝術的價值了。兩者渾然的相融合調和的地方，正惟有作物的真價。詳言之，作者以自己的思想和人生觀，怎樣安排布置，

到作中的人物事件，作者怎樣依其題材貫通其事象，洩漏自己的社會觀藝術觀，在這種地方，正可看出作物有藝術品的價值了。近來日本，論西洋文學的人中，專門把作者的人生觀社會觀，抽象的哲學的來論，忘却了研究爲藝術品緊要的特性，看了這種人，我常覺遺憾。

就自然派作家的厭生懷疑的思想，機械的人生觀等，在前近代思潮裏已略說過了。本節把這樣思想做根底的作品之特性，作者製作上的用意等，略說一下。

一 科學的製作法

文藝上的自然主義，既爲科學萬能思想之論理的歸結當然所表現出來的，那麼，其根本的特色，也是科學的態度。正如顯微鏡下，檢查微菌的生物學者，胸中毫無何等偏見，無念無想，以精緻嚴密客觀的態度，來觀取事象的真相，可無須再說了。

所謂客觀的態度，是不被悲喜好惡美醜等一切主觀的色彩所染的描寫。作者不雜以自己敝情的，詠嘆的分子，如其所見如實的描寫之意。不是像古時浪漫派作家那樣：作者先自哭泣，引誘讀者的淚；又不是作者先自笑了，來引讀者的笑。哭笑是隨讀者的心意，不過把不能不哭或不得不笑的人生斷片，如實描寫，投到讀者的眼前，作者是毫不動色的冷靜的態度。

換言之，作者這箇人，不是直接的表現在其作物的表面，只要應該寫的東西，給他寫了，作者的任務便完了，對此而作者沒有什麼給他解決的。把近代生活的暗黑面，深刻痛切的描寫，來投到讀者的面前，就完結了。是善是惡都看不出作者本人的意見和主張。不是像舊文藝的笛卡斯啦，喬治·特·George sand 描社會缺陷的小說，或小仲馬 Dumas fils 的問題劇裏所見的，一樣一樣，作者對於描寫的人物事件，洩漏自己的所感或意見，或者對此所提倡事象的疑問，加以作者的解答，所謂依然無解決的地方，便是自然派

的特色所存之處。

法蘭西的評家，勃瀏基爾曾經論過「文藝上有同情的人物」Le "Personnage Sympathique dans la Littérature" 的事，就是小說戲曲，作中所表現種種人物之中，作者特對於某一人物，用十分的同情來描寫，托這個人物的言行，說作者自己的時候很多。元來作者不是意識的成功這樣，是自然而然的，現在莎士比亞所寫的人物哈姆蘭脫和法爾斯塔夫 *Falstaff* 便是一個例。還有時候這個人物，未必是作中的主人公，是從屬的 *Minor characters* (小人物) 代作者把篇中所有事件的意義及關係，說明給讀者聽，好像希臘古劇裏 *Chorus* (合唱曲) 的劇務，要這個人物來做。在薩加萊和愛麗倭脫的小說，作者露骨的到舞台面給他說明解答，或不這樣，間接的藉作中人物的口吻來行，最顯著的也有像梅萊台斯小說的例，把作者自身的議論二三頁連續的，表出在作中。然這樣的事，在讀者和觀客，未必是喜歡的，正如舞台上

的布置者，走出在舞台前來，或做活人孩戲的牽繩的人，在觀覽席看得見一樣，恐怕要減殺許多興趣。專取客觀的態度，作者自身不現在作品表面的自然派，在這一點，確是一個長處。即作者的同情，全不現在作物中，是 *third person*（不指人）的這一點，如莫泊三的作物，是自然派之第一代表者了。

托爾斯泰的莫泊三論，如下一節，最能說明這個特徵了，引用出來：

「有一個有名的畫家，把描寫和尙行列自作的畫，給我來看。這個作品畫得真好。至於作者對於其主題的關係，全然不現。所以我這樣問了：『但是，君以爲這個儀式是好的呢？』加入這個儀式是應該的呢？或者不是這樣？這是我要問的？』畫家說：『我對於這樣朴直的樣子，要澈底的懇勸的，回答我關於此是好是壞簡直不知道，而且有知道的必要也不想，我只寫出人生便好。』我再問他：『總之，君對此有沒有同情？』畫家說：『有了同情也未可知。』再進一步：『那麼，君以爲厭這個儀式嗎？』很好的並且有經驗的近代的

畫家，可憐我無智的樣子，現出微笑來答道：「也不是這樣。」他不解人生的意義，對於世態不能動心，不插入愛憎的念，只描寫人生本物。莫泊三正和這個畫家相同了。』實際在莫泊三的作品裏，沒有現出他的哲學思想，情緒從 Objectivity（客觀的）Impersonality（不指人）的點來說，實達到極致。即同是自然派，到了福羅培爾曹拉的作品，多少混雜了浪漫的分。更至於俄國都介納夫的小說，更加厲害了。如讀沈痛悲哀的敘情詩的心狀，自然滲入了我們讀者的胸中來了。因為作者的情緒觀念，多量的含在作中。但是這一點，元來和浪漫派的作者，所做的情形，放出無拘束的感情，強使讀者的淚是不能同一觀了。不外乎作者抑而又抑的情趣，自然的洩漏到外面來罷了。描寫總想弄他客觀的，但是自然的使讀者有敘情詩風的感念，勃郎台斯也這樣的說了。無論如何，都是這樣的情形，所以自然主義冷靜的客觀的態度，也自然有程度的問題，並且作者也有多少的增

滅。

還有關於這個客觀的態度的事，有一個注意的地方，便是有的作品，真是把作者的直接的經驗，如實的不加什麼潤飾，也不加技巧描寫給人看，實在其中自然派作家慣用的狡猾手段的地方很多。併且裝出平凡裝出自然在讀者的眼裏，真是引起實際的人物事件，生起那樣幻想，是他們的常套手段。從前梅萊台斯最後的小說凱爾脫和撒遜“Celt and Saxon”出世的時侯，倫敦泰晤士報的批評家就說：「梅萊台斯氏他的作物裏，自己的主張議論，沒甚客氣的露骨的寫着，一點兒也不管幻想的事。但是法國的小說家，大不相同了。」正惟自然派的作家，最重這個幻想了。作者自身隱在背後，技巧啦，主張啦，決不現出作品的表面上來。實在是虛構的事，也巧妙的騙瞞，好像實有其事。還有人物事件都真像自然如實的給人看。無技巧給人看，正有大大的技巧在裏面。作者自稱為如實所見客觀的描寫的東

西，如不仔細看他，我們讀者就要被這個理想欺騙了，很巧妙的陷在作者的法術中。

以上所說的客觀的科學的製作法，直接聯關的一二件事，現在斷片的來說。

第一描寫病的現象。作者既經以科學的態度，好像礦物學者分析鑽石；解剖學者，解剖人體一樣方法，到了極端，專們注目在這人和社會之病的現象，仔細觀察，行分析解剖。現如曹拉的作物，以現代社會的種種弊病做題目，調查病理學的地方，暴露種種徵候出來一個診斷。應用生理學的智識，研究人們之病的現象之醫學的小說，很便盛行了。

其中主多的題目，為病的遺傳之現象，元來這個遺傳，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格爾登 Galton的著書的勢力，在當時的學藝界大流行的學說。近代的文藝，直接的論這個遺傳問題，雖是很多著名的作物。在劇，第一有易卜

生的羣鬼 西班牙愛乞格萊 Echegaray 的 屯戎的子 Son of Don Juan 兩篇都是描寫父親的病毒，遺傳其子的慘澹情狀，使人戰慄的悲劇。在小說般生的克爾忒族的相傳 The heritage of the Kurts是第一可舉的作品，但是說起遺傳研究，差不多專門的作家，自然要算法國的曹拉了。

曹拉以這個遺傳觀做基礎描寫或一境遇，——就是在拿破崙三世時代的國情，法國中流人士之代表的生活魯公麥加爾 Les Rougons macquart叢書，一共二十卷，正是從這個計畫做出來的東西，題為第二帝政的治下某一族之自然的社會的歷史 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ux d'une fam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發端第一卷，魯公家的運命 La Fortune des Rougons是一八七一年出版。寫祖先不德，說遺傳之源。第二十卷派斯卡兒博士 Le Docteur Pascal一八九三年出版，全部完成。這個派斯卡兒博士，實在是上面說過的生理學者克羅持，培爾那爾做了模型，博士從遺傳說立脚，考究禍惡血一家

的系統，爲叢書全體的結末。

這部叢書，雖卽是做巴爾柴克的人生喜劇做的，同時曹拉不外乎抱自然主義——實驗小說的主張，在實際的作品上給人看。卽本來有病的遺傳一家的人，投在種種境遇，事件和周圍裏面，描寫由此發生之種種現象之一篇科學的進化史。福克 Adelaide Fouque 一個病的神經的性的女子，是這一家的先祖，這個婦人先嫁給魯公家，後來又嫁給麥加爾家，從此所出來子孫的雜事，在這長篇小說二十冊裏寫着。社會各方面的事實，被寫在這裏面。卽政治，宗教，商工，菜店，魚市，治店，交易所，鐵路，生活，鑛山，無論什麼，關於現在社會各方面醜穢悲慘的事實，毫無忌憚精細的描寫出來了。現在把叢書全體裏面，舉出自然派之代表的作物，更爲有名的：

第七卷 L'assommoir 酒店（一八七七年）英譯 "The Dram Shop"

描寫巴黎的職工酒醉的樣子，曹拉第一次博文名，是這篇的作物。因

爲他的描寫，太無忌憚，暴露了社會的黑暗面了，出版當時，釀成種種議論，英譯和原文有出入，激烈的地方刪除了，另外美國李特 Charles Rea-
ce 改作劇本，成功很有名的東西了。

第九卷

Nana

娜娜（一八八〇年）

女優的內部——即描寫 Prostitution（賣淫）的生活，這本英譯在曹
拉作品，是最早傳到日本的東西。

第十三卷

Germinal

陽春

（一八八五年）英譯 Master and man

鑛山的職工生活，資本家和勞動者的衝突爲主要的描寫了。蘭梯 La-
ntier 做中心人物，被飢餓逼迫多數的鑛夫，對於暴虐的東家，同盟罷工，
精細的描寫這樣慘劇，是非常醜穢酸鼻的東西。

第十四卷

L'oeuvre

製作（一八八六年）英譯 His Masterpiece

寫美術家的生活，以畫家賽撒奴 Cezanne 孟南 Manet 做模型

第十九卷 *La Débâcle* 滅落（一八九一年）英譯 *The Downfall*

兩個兵卒的身上話做中心，描寫普法戰爭的事，戰爭的光景，以及傷病兵捕虜的煩悶，攻圍中之巴黎城內慘澹的狀況，十分精緻的描寫了。

魯公麥加爾叢書裏，這五個作物，自然派的長處和短處，都代表出來了。

說起古時小說和戲曲，全然從作者的想像做出來的「作話」，到了近代自然派，重了科學的製作法之後，實際有過的現像，——詳細來說：作者把從前所經驗觀察的人物事件，還有憑着種種材料，精密的調查了來復寫的。

所以大抵的作品，都有了實際的模型，所謂 *Documentation*（古文書類參考）

就是說這個製作法。「文藝是人的記錄」，探奴一派的所說，便是這個根底。

實際的人物和事件做材料，並且其模型為一般所知道的例，在法國的

自然派很多。曹拉自己變了裝，或出入在下層社會；或探險魔窟，其實驗的觀

察，來做作物的材料，是有名的話。他的叢書第十五卷土地（*La Terre*）一冊，

細寫人們的獸性肉慾，書中說一貧窮的農民，給父親衣食的費用，不很願意拿出，就殺了他；并且要遮掩罪跡，連小屋都一起燒了。這種事全是實際上的事件，當時揭載在法國全國的新聞上有名的三面記事。還有福羅培爾之悲懷利夫人等，把作者的父母親戚友人來做換型，許多的批評家都說了。但是這是自然派的長處；而同時又爲短處的地方，倒不可不注意的。如果實際所有的事件，如實的寫了，雖即能夠得到科學的意味之真，決不是藝術上所說的真。斯蒂文宋的書翰集中，送給一個巴利 Batti 的作裏，“The actual is not the true”（實事未必是真的）的一句話，真是不錯。和事實完全同樣，未必能表示其真，繪畫比較照相，還是繪畫方面反能傳其真，是一樣的道理。然此事是從自然主義之根本的性質而來的，就是孰非，且待後段說最近的傾向時再講罷。

這個科學的製作法，還有當然來的一個特色，有描寫精緻細密 Detail—

Ischiderung 一件事，曹拉福羅培爾和共庫爾兄弟，Les Deux Goncourts（愛特門 Edmond 和 弟裘爾 Jules 約前後十七年間，文藝上的作品，是共同共作的。）他們的描寫，非常細碎，爲常人所想不到的微細地方，都寫出來了。

在前已經說過的大凡以物質的客觀的來觀察一物，那麼價值這種事，便不能想了，事物之高下輕重的區別，也沒有了，一切平等，一切都爲平凡化。這種事情，正和近代一般民主的傾向，非英雄崇拜的傾向，互相一致。從冷靜的科學的觀察者的眼光來看，貓的一聲叫，和驚動天地山川，潛伏百獸的獅子吼，其間也沒有輕重的差異了。常人的眼光，看作沒趣瑣細的事，在於採觀察者的眼睛，和天下國家的大事情，無所分別。所以研究一種蚯蚓，有費一生涯的科學者；蚤的生殖器之研究，不惜十年歲月的學究也出來了。在於普通人，毫無興趣的小事，精寫了二三十頁的紙，不以爲什麼的自然派作家，也不外乎這一類的人罷。

一切的現象，調查非常精細，把這個如實的精密的描寫出來的例，在近代自然派的作物，差不多很多。現在先舉以前說過的曹拉的例來講，他所作的酒店，實在像一卷百科全書，結婚，喪葬，工場，當舖，旅館，洗衣，舞踏室，從這一類的東西，到在屋外的大街裏所行的娼婦，酒醉的苦楚，一讀生惡那樣精細的描寫了。元來曹拉製作的用意，是像以下所寫的。他寫小說，沒有預先想骨子給構，第一應該寫的事項，譬如礦夫的生活，或女優的內幕，澈底的精細的調查他的事實。還有引出作中的主人公，和從屬的人擺到種種的境遇裏。他的性質或背景的寫生，即造許多的 *bauche*。從這個人物的教育，以及一切的周圍狀態，綿密的研究；或親自去調查；或依賴人去調查聚集所得的報告。這個調查的記錄成功，作品的一半已成就了此個個分離的多數的材料，即印象的斷片，以論理的順序排列，集成一連續的東西。尋其各個原因結果的關係，對於一個前件，Antecedent 論理的斷案 Consequence

接續而來，在於方法的機械的一點，真和科學者的報告書，沒有什麼兩樣。其間不難一點想像的空想的分子，而且沒有用技巧潤飾的餘地。曹拉晚年之作，三都 Les Trois Villes 連續物之一魯爾特 Lourdes 一卷，這是曹拉惟物的思想大變了之後的作品，描寫南方法蘭西的靈場魯爾特地方，加特力教的巡禮雲集而來迷信輩的樣子。此作未出之前，曹拉有這樣的話對人說：「我已經做成了千七百頁的記錄，小說已經是成功了，以後只要去寫罷了。」要想精微的描寫，作許多記錄，這樣用意，是近代的作家都做的方法，亨利哲姆士 Henry James 雖即不是自然派，對於後進的青年誠說：「記錄不論多少，不為過多的。 *You can never take too many notes*」

福祿培爾因為要非常精細嚴密的描寫，對於材料之蒐集，用了許多苦心。譬如他的沙蘭婆 Salambo —— 這個和前所說的琵琶懷利夫人，全然異趣的浪漫的作物，描寫喀沙治 Carthage 三世紀頃的小說，—— 寫的時候，涉獵